

論尼克森將訪北平的「目的」

陳紹賢

壹

今年元月二日，尼克森總統在白宮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拉索（Dan Rather）的訪問。這次長達一小時的電視廣播訪問紀錄，經官方正式發表的，較為完整與確實，可作研究其訪北平的目的之主要根據。

此項談話紀錄的標題為「尼克森訪問蘇俄和中國大陸旨在避免毀滅人類文明的核子戰爭」。（Nixon Visits USSR and China Mainland in effort to avert ultimate nuclear war that would destroy human civilization）全篇內容大都涉及訪問中國大陸，只有少部分提及訪俄。他強調訪北平的目的，在求將來的和平，而非為美國大選年的政治作用。

尼氏說明他將訪北平的原因，是鑒於美國在過去廿年間，參加兩次亞洲邊緣地區的戰爭。在這兩次戰爭中，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是介入在另一方面。現在它與美國比較，是個「軟弱的核子國」，但它將來的可能性，在十年或廿年以後，會是一個「核子強國」。美國必須尋求一種較過去更好的方法，來解決彼此的分歧。這就是雙方必須建立溝通」（Communication）的原因。他并申明，為此目的而作長談，也許可以防止衝突，否則會成為無可避免的戰爭。這就是他決定前往訪問的目的所在。

相反地，尼克森否定一般的推測——他是為求有利於大選競選，而作北平和莫斯科之行。他說：「我不會有影響我們競選的意欲，而與之作任何討

價還價的便宜。我這樣說，不是偽裝神聖或虔誠，而是因為我知道這種旅行的目的何在。這目的是為未來世代的前途。」

貳

尼克森認為現在往北平會談，是最適當的時機，早先得不到，過後將無機會。今值大選之年，那是巧合，在他並無政治的動機。這一套說法的原文要點，有如下的幾段。

「中國的高階層會談是我在一九六七年寫文章談過的。我注視那一年的情勢，為『外交季刊』寫了一篇文章。我在野的時候，曾作很廣泛的旅行，比現在從事旅行自由得多。許多人在我以九十秒鐘宣告我將往中國時，認為這是歷史上的最大驚奇，實則我在那篇文章上已啓其端。」

「如果我在一九六九年或一九七〇年有這樣的機會（指訪北平），如果它已有適當的準備，那麼，我們當會已這樣地做了。但是這一延擱並不是因為我會作這樣的想法——如果我可以在一九七二年新罕普夏州（New Hampshire）預選之前完成這件事，將是何等的奇妙。」

「結束越戰；開闢到中國之路去建立持久的和平；限制美、俄間的緊張情勢。——這些決定都沒有任何政治的涵義。如果我們能較早著手，我們就可能已經完成。如果這不是適當時機做這件事，我們就會把它擱延下來。」「我如不把握這一時機，就必須對未來的世代提出答復。現在以大選的

觀念來談這件事，也許為時尚早，人民未能由於這些對中國步驟帶來成功或失敗，而把功勞或責罵歸於總統。但從今後廿五年，如果由於我們現在所做的產生了結果，我們避免了與中國對抗，那就有價值。」

「為避免可能導向大戰的對抗，來締造一個和平的世界，而從事會談，所定的時間已必須是現在。如作延擱，可能意味著兩國間已有事情發生，高階層會談將不予以舉行。」

尼氏發表這次談話之前幾天，曾接受美國「時代周刊」總主筆董諾文（Hedley Donovan）等的訪問，發表較簡短的相似談話。據元月三日該周刊的紀載，其中關於他訪問北平的話，有如下的報導：

「中國之行是為著建立長遠的將來。將受裨益的可不是現在的當政者，而是今後五年、十年或十五年的當政者。」

「我們的目的在締造和平，而二次大戰後未能夢見。在艾森豪和甘迺迪當政時期，時機未到。但現在這時機來臨，我們必須抓住它——在與超級國家的關係中抓住這一時機。」

參證上述的兩種紀錄，可歸納為兩要點：

- 一、尼氏肯定其訪北平的目的純為謀求長遠將來的和平，而否定具有對內的政治作用——助成競選的勝利。
- 二、尼氏強調不能於過去兩年中往訪，是因為時機未到；又不能延後往訪，是因為怕失時機，對未來歷史無可交代；認定現在是難得的最適當時機，稍縱即逝。

筆者素未懷疑尼氏企求和平的意願，但對他把北平之行與其競選活動說是沒有關連，那就有點費解了。

去年七月十五日，尼氏對全國所作的電視宣告——他親筆寫的將訪北平的宣告，這種走在美國左傾親共份子前面的舉措，壓倒了他們的反政府運動，於是尼氏對外政策的國內阻力減少了。民主黨有意問鼎白宮的人們，就一時找不到攻擊他的口實了。美國人的易變，正如尼氏所說的，他們由於激動，視北平之行，如同飛往月球。

自去夏以來，初因周恩來對外發表的談話，尤其是對美國「關心亞洲問題人委員會」的學生訪問團，紐約時報副社長雷斯特（James Reston）和南斯拉夫記者真柯維克（Dara Jankeovic）的談話，都很露骨地表明類似向美國招降的話。九月間毛共內部奪權鬥爭更加惡化，十月下旬季辛吉再度赴北平回美之後，尼氏對美國與毛共「關係正常化」的希望境界降低了。他曾先後對共和黨全國婦女協會演說和對全國廣播，警告聽眾對於他來北平之行，「勿存幻想」。（最近一元月廿日他向國會兩院提出的「國情咨文」中也這樣說。）去年十二月廿一日，他在電視上說，訪問「中國」，期能獲得的一項結果，是雙方對於武裝衝突都認為不能接受。跟下來，在上述元月二日的談話紀錄中，他把增進雙方間的「溝通」，作為「正常關係」的內容。

尼氏的這些說法，無非是害怕美國某些選民對他去夏的驚奇宣告而發生的狂熱，會於其訪問之後變成冷漠，所以不得不於此時多費口舌，使選民的心理上有點準備。

白宮派海格准將（Alexander Haig）率領赴北平的前進工作隊，除作嚴密的安全部署外，所安排的大眾傳播，有美國三個電視系統和各報社八百至一百位記者將往操作。其規模之大，籌備之周，這不是為宣傳而訪問嗎？宣傳的目的何在？在那假設的遙遠「和平」呢？還是在目前的大選呢？這個常識所可解答的問題。

一九六八年尼克森競選總統時，曾聲明他是個現實主義者（A Realist）。近年來，他的所作所為，尤其是在外交措施方面，在在證實了他有自知之明。可是現在他對於訪問北平的目的，肯定為謀求遙遠的和平，而否定為目前的競選。果如此，他又是一大改變了——由現實主義者搖身一變而成爲理想主義者（Idealist）了。其誰信歟？

在最近這一次——元月二日尼氏對電視訪問的談話中，他還表明兩點：

(一)他認為將與北平會談的，有「美國從中南半島全部撤退，關鍵在於北越的釋放美國戰俘。」（根據白宮記者蘇利文（Alexander Sullivan）

發表的原文是... President Nixon says the total withdrawal of U. S. forces from Indochina is keyed to North Vietnam's release of American prisoners of war.

(1) 他說：「中國人既在準備談他們在亞洲的角色，以及我們在亞洲的角色，我認為談談這件事是很好的。」

就第一點而論，如果以北越釋放美俘作為美國完全退出中南半島的交換條件，那末，這會給亞洲國家——特別是參加越戰的盟國什麼印象呢？會引起什麼反應呢？尤其是當此寮、高軍事情勢危急之際，美國從事此種交易，它的國際信用將何以維持？在共產地區內慘被虐待的各國戰俘或無辜被囚的人們，都是文明人類共同祈禱獲釋的對象。尼氏久謀美俘獲釋，再接再厲，精誠可佩，惟目前此種危險交易的構想，顯為造成競選的有利形勢。毛共看透此點，所以它迫使寮共把五十九名美國戰俘送交北平收管，以提高其與尼氏談判的地位。

北越已拒絕此種「交易」了，河內的統治者因為毛共與「美帝」勾結，對北平已有了戒備，其倒向莫斯科的跡象愈見明顯了。尼氏雖謀求北平幫忙，奈何毛共已無此影響力了！

就第二點而論，尼氏既認為與毛共談彼此「在亞洲的角色」問題是「很好的」，那末，去年十一月卅日季辛吉在白宮簡報中提到的「台灣問題」，可能是未來北平會談的一項對象。華府雖曾聲明他們將不談及第三者的權益，我外交部已聲明否認任何涉及我國的談判，我們仍須嚴密提防。尼氏在此次談話中，對此問題會這樣地說：

民戰爭」。

尼克森對華政策的錯誤，歸根到底，在於他不瞭解毛共對外侵略的本質。毛共以戰爭為其擴張的手段。它的「戰爭」並不是尼氏所要避免的「武裝衝突」或「核子對抗」，而是要從對美國滲透和統戰，而引發其境內的「人民戰爭」。

而且，毛共意識中的「和平」，與尼克森所希望的，乃至一般人所了解的「和平」，絕對不同。毛共認為割除了它的「三反」的對象——「反美帝、反蘇修、反世界一切反動派」，建立了它的共產世界的領導權，這樣才是「和平」。它近來對美偶爾有些笑臉態勢，都是僞裝的。它進入了聯合國，更加利便它在美國裏培養「人民戰爭」，去達成其所追求的「和平」。

尼氏北平之行似成定局。他所標榜的和平目的是虛渺的。然而他將於新罕普夏州預選前一週完成其北平之行，跟下來的兩週，又是一個有關鍵性的佛羅利達州預選。除非他在北平接受非禮的待遇，或發生意外的事件，他可能在這兩州奠定其勝選的基礎。這是他的現實主義的目的。祝他旅程平安！

Communication）方面進行正常化。因為不具有平常意義外交關係的國家，仍能發生關係。這就是我們將能做的工作之一。」

論尼克森將訪北平的「目的」

「我們將在我剛才所說的基礎上進行這種關係的正常化。但是我們也將繼續保持我們與台灣的關係，並且我們將繼續我們的協防協定。」

伍

六十年元月廿四日完稿